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六十四回 報父仇王環施英勇 劈楊山鏢打段世寶

上回書正說到小白猿王環巧逢童海川，來到屋中行禮，提出老恩師的名姓。海川一聽：「哎呀，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我可知。我哥哥西方俠長臂崑崙飄髯雙於成早就跟我提過，他們太原府有兩位朋友，一位就是這位石老俠客，還有一位神拳地行仙石寶奎。賢姪你快起來！我跟你師父是慕名已久的朋友，因為我的哥哥西方俠於成上次就跟我提過。」「於老俠，那是我師大爺！」「我知道。你過來良兒，你們哥兒倆見面兒！你叫王環哪？」「對，我叫王環。」「那你給你二哥行禮，這是我徒弟，玉麒麟司馬良。良兒，以後跟你兄弟多親近！」又問王環，王環把自己的經過全都提了。「我想您跟我師父一定是慕名的朋友，你們都是成名的俠客。我給我二叔陳龍、賀虎的事兒攬到自己身上，我才替他們哥兒倆訪案，訪到這兒。」「對，我跟良兒，我們爺兒倆也是這意思。公館丟金牌也是咱爺兒們的責任。這樣咱們爺兒們在一塊兒訪吧！」王環問伙計：「剛才院兒裡來兩人是哪的？叫什麼名啊？」

「噢，這二位是師兄弟，高個胖子姓孫名字叫孫亮，有個外號叫海底燈。那個瘦子姓何，名字叫何端，有個外號叫閃電光。」

「他們兩人是哪兒的呀？」

「打咱們這往東南，不足四十里有一片大山，這山叫彩鳳山祥雲島。對了，祥雲島裡頭住著一位成名的老俠。您別看佔山為王，落草為寇，不打家，不劫舍，行俠尚義，姓洪名字叫洪勛，江湖人稱金頭壽星洪勛。掌中一口虎頭墨鱗刀，能為高強，藝業出眾，現在年到花甲。明天是洪老俠壽誕之期，打發他們倆徒弟到這來打聽聽有沒有明天去上壽的人。有，今天去也可以，明天早晨去也可以，讓他說一聲，我們好不收錢。完了事，跟他彩鳳山祥雲島有一筆帳算。」「噢，這麼回事啊！你下去吧。」伙計走了。

爺兒仁吃著飯這麼一琢磨，「慶壽上西天」，金頭壽星洪勛，外號又有個壽星，看來與這金牌有關係。王環在旁邊說：「叔父啊，這金頭壽星洪勛我們沒見過。我聽我師父說過，他跟我師父是挺好的弟兄，他們是把兄弟，總是我師父上他家去。也搭著這十幾年來在功房裡頭練功，不讓我陪著師父一塊兒接待客人，即便洪勛到了我家，我也見不著。我聽我師父說過。」「噢！『慶壽上西天』，是不是這賊人沒有上壽的份禮，他把金牌給拿去了，有沒有可能？」「還是的！咱們爺兒仁明天一清早，借著上壽為名，咱們也去一趟！」爺兒仁商定了。第二天早早地起來，爺兒仁可就按伙計說的道路，往東南方向走下來。

太陽剛冒嘴，就來到彩鳳山祥雲島的正山口。再往南，一座大山叫兩界山，兩界山過去還有一片大山就是七星山狻猊寨。這兩界山就是彩鳳山祥雲島跟狻猊寨交界的地方。海川他們爺兒仁一到正門口一瞧：這是怎麼了？人喊馬嘶，一陣嘈雜之聲，堆集的人足有上千口子。在西邊的山坡上，有這麼兩間小席棚。這地方，有兩對兒動手打架的，一個使一條鑲鐵虎尾三節棍，五十上下歲。跟他動手的是個大個兒，晃蕩蕩身體足有一丈。兩人打了個難解難分！旁邊那對兒，一個使一條鑲鐵虎尾三節棍，粗眉大眼，二十多歲，另一個也使一條鑲鐵四楞子方頭衝。四個人打兩對。海川一看：堵著山口的這些人，大部分都認識。兩次杭州播，九月九重陽會，雙方的朋友，各鏢局的鏢主，完全都在內。但是這些人一看童林都不聽話了。童林不跟他們說話，他們不說話，因為知道童林現在是官人，奉聖命、保欽差，查辦四川的隨行衛員伴差官，彷彿又聽說太原府出了事。人家穿著便衣兒，幹什麼來了？

所以都不跟海川說話。與海川臨近的，雙方用眼光，海川一樂，點了點頭兒，都不說話。王環在後頭可說話了：「叔父，咱立這邊來吧！」他爺兒仁在後頭跟著，從人群兒後頭轉到東面，擦著這山口，可往裡來，正是四個人動手的眼前頭。這兒有一座石碑，這大石碑足有半尺多厚，七尺多高，一尺多寬。

上頭六個朱紅大字，「彩鳳山祥雲島」。借著晨起的霞光，往這山上一照，「喇啦啦」，金光萬道，瑞彩千條，真像一條大彩鳳凰一樣。

金頭壽星洪勛能耐很好，掌中一口虎頭墨鱗刀，一生濟人之急，救人之難，終日裡浪跡萍蹤，與人排難解憂。洪勛在這兒開出不少山荒來，現在六十多歲，不願貪什麼外務，想抱著胳膊根，在家裡這麼一忍，以樂晚年。可惜手頭拮据，跟兩個徒弟孫亮、何瑞商量：「我想著，今年我做一次封刀大會的大壽，把南七北六十三省武林同道全請來，我今後金盆洗手退卻綠林。

大傢伙兒來了，積沙成塔，集腋成裘，能給我湊這麼三萬五萬銀子，我呢，到老了也就夠了。沒有媳婦沒兒沒女光桿一個，剩下的都是徒弟的。」孫亮跟何瑞一聽也不錯。爺兒幾個商量好了，就上中下三等朋友全請。把請帖寫好了之後，根據多少人定多少桌席，除開淨剩，也能剩幾萬銀子。這倒不錯，結果派人分下去，南七北六十三省散請帖。

在彩鳳山祥雲島的北面三里地有個小村，叫吳家村。吳家村有位員外姓吳叫吳鈞，外號賽尉遲，是個大財主。他跟洪勛是把兄弟。吳鈞聽說這事有點不樂意，可就親自來到彩鳳山。順著山口往裡走，過了頭道寨門，奔裡寨有兵丁報告了洪勛。洪勛出來了：「哎喲喲！賢弟，你接著我的請帖了嗎？」

「哥哥，我接著了！」接著哥兒倆來到大廳分賓主落座，獻上茶來，喝了一碗茶。洪勛道：「兄弟，到了日子你可得捧捧哥哥，替哥哥支應支應啊！」

「哥哥，您這一次做壽，做封刀大會，您是打抽風吧？是不是要撒大網，您要來一筆？」洪老俠臉一紅：「哎，兄弟，你這叫什麼話？哥哥我闖蕩江湖這麼多年，我從來不吝惜錢財。我到晚年了，手頭緊點兒倒是真的，但也不至於打抽風。我做封刀大會當著群雄，告訴大傢伙我封了刀，離開綠林，今後不再用刀，我樂老林泉。這裡邊也包含著我得點份禮，到了晚年，我不至於手頭拮据。你看怎麼樣？」「哥哥，我可不是說，您辦得不怎麼樣啊！我聽說您這一次請的朋友，高人的您也請，差點勁的您也請。您請的這些朋友，他們要給您上壽來，不遠千里，能拿十兩八兩，三五十兩銀子上壽嗎？出手就得一百往外，您是能剩下三萬兩萬。可是有一樣，人情大如王法，您的請帖到了，他手頭沒錢，他要怎麼辦？是不是他要作案呢？他要一作案，甯說他還殺人越貨，就說他偷人家的，這缺德可就在哥哥您身上了。我是您的兄弟，我才敢說這個！我跟前就一個兒，您就那一個姪子，我家裡頭趁不趁，您說要多少？您要十萬八萬兩，我馬上給您送來。您還不夠花的嗎？」「兄弟，我要花你的，我跟你要去不就得了嗎！可是有一樣，我能那麼辦嗎？我做個壽也應當嘛！我跟你要了，我能自做壽嗎？那是我跟你耍哇。兄弟這你甯管！」「您看您不聽我的。」

「我不能聽你的！」「我拿大車給您拉銀子。」

「你別拉，我不要！」哥兒倆越說越僵，氣得賽尉遲吳鈞老頭子作了個半截子揖：「我跟你告辭！」吳鈞就回家了。

吳鈞有個兒子今年二十四歲，渾身橫練，骨硬如鋼，一條鑲鐵虎尾三節棍，父傳子授，很有本領。他得了個外號叫渾膽義士吳祿。到家，老頭兒就把洪老俠的意思都提了，說：「孩子，你瞧瞧！我拿好心沒好意了。我想著給你大爺個十萬八萬的，在咱們家拿出去也不算什麼。可是你大爺還不乾，非要做這份缺德封刀大會！萬一來的這些綠林道，噁味叭噁，在本地一作案，到那個時候，招一脖子狗蠅，你說怎麼辦？」「爹呀，您想的這個是挺好，咱們給我大爺個十萬八萬的，他也用不了。可大爺不樂意，他那算伸手跟咱們尋錢。不管你們哥兒倆多好的交情，孩子我也不在乎，您願意給我大爺多少就給多少，可我大爺人家心裡頭不落忍。他做一次封刀大會，他做壽大傢伙給攢個份子，這個好說好聽。可就應了您這句話了，萬一人家在咱們周圍作案，偷了錢到彩鳳山上壽去，這將來我大爺不好辦！」「我是這麼想的。所以我才跟他提，他不樂意呀！」「他不樂意，孩兒我有個辦法！咱們把一切東西都準備好，夠搭兩間小棚的就得。不是我大爺正日子是十五嗎？十四，天一黑，咱們帶著人，咱爺兒倆拿著軍刀，就去。在山口裡頭，在西山坡搭起兩間小棚來，咱晚上就在棚裡一待。如果有上壽的他晚上來了，咱們就亮傢伙把他打回去，你贏了我們爺兒倆你就過去，贏不了我們爺兒倆你就別過去上壽。直到第二天天亮，這上壽的一來，咱爺兒倆橫軍刀這麼一攔。天氣這麼熱，我大

爺他們家裡預備的肉菜，預備的酒席，讓他預備的這些東西啊，都腐爛了。他想得錢，讓他賠錢！咱們把他這拜壽封刀給攪了。完事之後，咱爺兒倆拉著銀子，往我大爺山裡頭一送，我大爺也就說不出什麼了。咱不就把這事兒過去了！」

賽尉遲吳鈞還真聽他兒子的餽主意。爺兒倆商量好了之後，把搭棚的桿子、席，都準備齊了，吃喝都準備好了，到時候渴了喝茶，餓了吃點心。到正日子晚上天黑了，搭起兩間小席棚來，擱上兩張竹牀，爺兒倆等到天亮。

來了三十多個人，有騎馬的，有騎小驢兒的，是漢口利勝鏢局。兩位鏢主陸地仙狐上官倫，玉面小靈狐上官瑞，這哥兒倆都很年輕，也很漂亮。吳鈞跟吳祿這爺兒倆，各自一樣鑲鐵虎尾三節棍，「嘎楞楞」一聲響，把山口堵住。

上官倫、上官瑞哥兒倆納悶兒：從打湖北來山西上壽，怎麼到了山口出了劫道的了？哥兒倆各自從馬上跳下來，吳祿一瞪眼：「喂！幹什麼的？」「二位辛苦！我們是漢口利勝鏢局鏢主，上官倫、上官瑞弟兄二人來彩鳳山祥雲島給老寨主洪助洪老俠客上壽。二位起開，讓我們過去。」「不行！」「怎麼回事？官兒還不打送禮的呢，您是幹嘛的？」「幹什麼的你別管！想上壽也不難！」「啊，怎麼著您哪？」「贏得了我掌中軍刃，放你二人過去。」

「您是幹什麼的？」「橫打鼻樑兒，不讓上壽！」上官倫、上官瑞一想：好哩，隨人份禮還要先玩兒命！我們躲在一邊瞧著，我們不敢惹你。拉著馬，帶著人躲到一邊去了。他們這撥剛躲過去。蘇州鎮海鏢局的巡海鏢主石倫、常州鎮南鏢局鏢主長臂仙猿陸永杰、紹興府鎮遠鏢局鏢主黃燦洲。嗚！全都騎著馬來了。剛要下馬拉著牲口帶著底下人往裡走，吳鈞老頭一抖三節棍，「嘎楞」一聲響：「站住！你們是幹什麼的？」「我們是給洪老英雄前來上壽。」「不行，要想上壽，贏了我掌中鑲鐵虎尾三節棍！」

「好，咱們跟上官弟兄那邊忍會兒吧！」這會兒，營口永發鏢局的神槍張凱，還有遼陽遠東鏢局的邊老喬、金老壽、侯老佩帶著不少的鏢師伙計全來了，也照樣給人攔住。來一撥，擋一撥，來一撥，擋一撥。

最後，來了二位，雲南瀾滄江乾漁洞主野人熊車立山，挾山都督車立達。

上官倫喊：「車洞主！」車立達跟車立山哥兒倆下來：「哎，眾位鏢主，都幹什麼呢？」「哎呀，您瞧這亂！我們來上壽，這不讓進去！」「我們由雲南來的，怎麼著？既然有請帖，又不讓進去，這是怎麼回事呀？」「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！反正要想進去，就得勝了這爺兒倆的掌中三節棍。」「好了，我們哥兒倆去。走！」車立山、車立達各自在馬上頭把四楞方頭衝拽出來，來到近前。吳鈞一瞧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「野人熊車立山。」「到此何干？」「前來上壽。」「贏了掌中軍刃，放你過去。」「來呀！你我一戰。」

車立山蹦起來舉四楞方頭衝蓋頂就砸。吳鈞閃身形擺三節棍急架相還，兩個人連磕帶砸打起來了。渾膽義士吳祿一見鑲鐵三節棍，過來跟車立達打上了。

人越聚越多。海川他們爺兒幾個站在這石碑旁邊，也瞧著熱鬧。心說：這得打到什麼時候算完呢？正在這個時候，有人喊：「師父！您好。」海川這麼一看，正是多臂童子夏九齡。九齡把自己的事情一說，這才給張方介紹。介紹完了，張方才問：「叔父，這兒怎麼回事啊！」海川把太原府丟金牌的事兒說了。張方一聽：「叔父，這慶壽上西天，那就跟這山裡頭的金頭壽星洪助有關係了。」「對！」「爺兒們您聽我的，到這山裡頭，我讓您打，您就打，我讓您殺，您就殺。咱們准把金牌得到！」海川一聽，心想：我哥哥張鼎張子美，這一輩子老實巴交，怎麼生這麼一個比猴都靈的孩子呀！便道：「方兒，我聽你的。」這個時候，就看這山上頭，從頭道寨門一道線兒似的閃出一個大白鬍子老頭。眨眼之間，就到了石碑的旁邊。王環一見，高興道：「叔父，我師父來了！」

石金聲今天也來上壽。但是，他可來得挺早，可惜他沒走這個山口，如果走的正山口，也把老俠石金聲給攔住。老俠走的後山，抄近路上來的。等來到前庭一看：搭著硬柯天棚，當中奔大廳的一條走路，兩旁邊一溜一溜的金漆八仙桌，周圍擺著椅子，上頭都泡得了茶，四個帳房，收錢的，寫帳的，一共就十幾個人，淨等著親友來了上份子。金頭壽星洪助忙迎出來：「哎呀，哥哥，年年總是您老人家頭一位，兄弟我真是不敢當！哥哥，我先給您磕頭。」

「兄弟，都是這麼大的歲數，算了。起來，起來，起來！」攙起了金頭壽星洪助。老俠一伸手，拿出紋銀二百兩，孫亮拿到帳房給上帳。老哥兒倆手拉手才到屋裡來，簾攏挑起，往大廳裡看：迎面掛著金頭壽星洪助的行樂圖，身穿便服拿著一本書，坐在椅子上，二目凝神在讀書。好手工，繡的栩栩如生，跟真人一個樣。上下首一幅對聯，上首是「福如東海長流水」，下首是「壽比南山不老松」，迎面是一個大供桌，插著萬字頭的長壽香，香煙繚繞。

在這香爐的後頭，有一個小木架，木架上頭放著老俠的虎頭墨鱗刀。老俠石金聲一抱拳：「賢弟，我給你拜壽啊！」「哥哥，只有哥哥請上受小弟一拜，我給您磕喜頭。」「啊哈哈，謝謝兄弟，謝謝兄弟！」老哥兒倆行完禮都坐下了。喝著茶，問了問洪助，撒了多少貼，預備多少桌酒席，哥兒倆說著話兒。老俠心說怎麼一份沒上來：「這請帖都按戶撒到了吧？」「沒錯！全撒到了。預備好了吃喝，天挺熱的，親友們應該早來。怎麼到現在還不上人呢？」「是呀，我也納悶，真是置酒容易請客難呀！如果下晚再來，咱們這東西不攔壞了嗎？」「孫亮，你們這是怎麼鬧的？」「我也不知道啊？」

「瞧瞧去！」孫亮跟何瑞兩個人奉命往外走，來到寨門往下一看：這麼多上壽的全被堵住進不來。「噎噎」往裡跑：「師父、師爺，我師弟跟我叔父他們爺兒倆把上壽的都給堵住了。」洪助二目發直：「哥哥，他們攪我！」

「你別著急！我去看看。」

老俠石金聲邁步往外走，順著山口來到彩鳳山祥雲島的石碑旁邊，用手點指：「吳鈞、吳祿，怎麼把上壽的給攔住啊！站住！別打了！」怎奈這四個人已經打紅了眼了。不見生死，不分勝負，他們決不罷手。「吳祿，你要聽我的！有什麼事咱們完了事再說。你們要再攪，我可答應！」老俠石金聲不管怎麼說，他們這四個人根本不罷休。石老俠勃然大怒，一捋領下銀鬚，殘眉倒豎，虎目圓睜，一伸右臂：「你們四個雙方聽著！讓你們住手，你們不住手。你來看，我要再說話你們不聽，有如此碑！」老俠右手往回下這麼一帶，一橫身，照著這石碑上半截「啪」一聲，把石碑給打兩半了。老俠扇完了石碑往這一站，不亞如墜角的蒼龍，落牙的猛虎啊！吳鈞、吳祿這爺兒倆撤軍刃也下來了。吳鈞把軍刃交給兒子吳祿，往前來一抱拳：「老哥哥哎！您聽我說說……」「吳鈞，不管什麼事，不管你多委屈，你也不准攪這場事啊！」「哥哥哎，我得跟您提提！」吳鈞就把這件事情由頭至尾說啦。

石老俠點頭：「你哥哥洪助不對！先讓這個事情過去。你們爺兒倆馬上拆棚帶人回家！完了事以後，我帶著你哥哥洪助到你家去，自然讓你過得去。你要不聽我的，我可不乾！」「老哥哥，我不聽您的我聽誰的？吳祿，拆棚回家！」爺兒倆拆棚回家。「鄉親們、朋友們、請吧！耽誤眾位的時間很對不起！」老頭兒石金聲連連地作揖。這些人「呼嚕呼嚕呼嚕」走了。

老俠石金聲可沒動。等著這些人進了一大部分了，王環才過來：「師父！」

「哎！你來啦，我正要派人找你呀，你來了太好了！這些人都是誰呀？」海川過來一提，石金聲道：「哎喲！我聽咱們的哥哥於老俠客說過你不止一次啦！總想著讓你到山西來，我們弟兄見面近乎近乎，沒想到你們真到了！聽說你們保著欽差，已經到了太原，我呀，總沒工夫。」「哥哥，這回，可有事要求您啦！」把這四句詩念叨一遍。老俠聽完了說：「洪助也是我的朋友，一生行端履正。海川，咱們弟兄雖然說初次見面，但是一見如故，我有什麼說什麼！他的人格我敢擔保。至於上壽來的這些人，都是武林中人，你讓我擔保我也不敢擔保。到了時候看事做事。環兒，你知我等你幹什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哇！」「孩子，當年你爹快手王能，訪案在七星山，被人家給亂刀刺了。趁你學藝這些年，我給你打聽清楚，你出藝的時候我告訴你。剛才這裡頭，就進去你家仇人的後代，七星山後院寨兩家寨主反手托天金頂後院段國基、二寨主叫霹靂烈火火眼後院段國柱。你可聽透了！是段國柱二寨主，帶著兩位巡山寨主，望月牡丹董玉、追風牡丹楊山。現在楊山、董玉跟這段老寨山主的三個兒子金粉蝶段世鈴、銀粉蝶段世賢、墨粉蝶段世寶。我可告訴你，這段世寶就是二寨主段國柱的兒子，你爹就死在段國柱

的手裡。楊山、董玉也來了。到了時候，我給你介紹，我想法讓你如此這般，這麼這麼辦。報仇就在今天！」「師父，孩兒報仇之心絕對有增無減！您說今天報仇，咱們就今天報仇。只是洪老俠是您的朋友，咱們在這兒報仇，方便不方便？」

「報仇要緊，管他什麼方便不方便！來，換刀！」老俠一伸手把五金折鐵刀就摘下來了：「把你那刀給我，到了時候我讓你練刀。照著你的仇人，孩兒啊，別手軟！殺！」小英雄王環點了點頭。

回到山寨，份子上完了，接著行禮上壽，在大廳前，全都坐下，喝茶的喝茶，又說又笑。海川爺兒幾個找了一張桌，張方說：「叔，您坐當中。」

海川也不客氣，正面一坐，把包袱往桌上一擱。司馬良，夏九齡、張方這幾個孩子在兩旁這麼一陪。啣！有點心吃點心，有水果吃水果，吃完了磕瓜子，喝著茶，爺兒幾個倒美上了。張方這樂呀：「叔，您別看，咱一個錢不花，您瞧著，到這兒一通又吃又喝。回頭拉傢伙動手，咱們就打架，攪鬧他的壽堂。」海川也樂了：「方兒啊！這架可聽你的。我聽你爹跟我說過，你在廣東學藝，看來你這個孩子受劍客的親傳，本事是錯不了！」就在這時候，石金聲石老俠衝著大傢伙兒一抱拳：「眾位，朋友們！哈哈哈哈哈，請壓一壓聲音，在下有兩句話說。」老俠石金聲這麼大的年紀，白髮蒼蒼，有精神有份啊！再說這綠林道，前邊坐著的這幾百口子人，差不離都認識。廚茶兩行暫時停住，大廳前聲音壓住。老俠石金聲作了個羅圈揖：「朋友們！有認識在下的，有不認識在下的。老夫我祖居此地太原府城西小王家砣，姓石名鐸表字金聲，闖蕩江湖蒙朋友捧場抬愛，送給我一個小小的美稱，銀面仙猿鐵臂崑崙。我今年還小嘛，九十六歲，嗚嗚嗚嗚！我這個兄弟金頭壽星洪勛老俠客，他年過花甲闖蕩江湖這麼多年，一口虎頭墨鱗寶刀，五金折鐵，千錘百鍊而成，闖蕩江湖一生乾乾淨淨，沒叫人踹過一腳，沒叫人打過一拳，沒叫人家捅過一手指頭。到現在年過古稀，應該見好就收，急流勇退，淨胳膊淨腿的，自己忍了就算完了。又搭上是他的壽誕之期，遍撒綠林帖，恭請眾位賓朋，不遠千里，來到彩鳳山。為了封刀祝壽，當著眾位，對天明誓：虎頭墨鱗刀封刀以後不准再用。如果言不應典，口不應心，對不起眾位遠來之意。一會兒咱們就舉行儀式。眾位！哈哈哈哈哈，您看我兄弟洪勛，辦得好不好哇？」大傢伙兒異口同聲：「石老俠客爺，太好啦！」「哈哈，兄弟，你看，大傢伙兒也都樂意！兄弟今後一忍，耳不聞金戈鐵馬之聲，目不睹斬將廝殺之危。你看看你前後左右栽的是各種果木樹，到了時候綠葉成蔭果子滿枝，綠油油的莊稼，靠天吃飯土裡求財，五風十雨皆為瑞。兄弟，你這後半生可太好了！兄弟，你也當著眾位賓朋說兩句話吧！」

老俠石金聲說完，洪爺過來了：「眾位，我的意思我哥哥都替我說了。今天吶，古人云『人生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』，年歲老啦，才明白自己在年輕的時候，由於頭腦發熱，辦了不少的錯事，這叫閉門思過。想我洪勛，沒有多大的能為，出身卑賤，直到現在我六十多了，混得總算不錯，功成業就了。可無奈一節，回思以往，使我自己不寒而慄呀！沒有朋友捧場，沒有我今天的洪勛。我應當急流勇退，見好就收，趁著賤辰，做一個封刀大會。為此，我給眾位磕頭道謝了！」大傢伙兒這麼一聽：「老俠客爺！何必如此！」

您老人家德高望重，您是我們大傢伙兒的榜樣！您不必客氣啦！」「兄弟，你聽見沒有？連大傢伙兒都是這意思，你何必客氣呢！」吉時已到，舉行封刀盛典呀！來呀，伺候！孫亮跟何瑞帶著幾個底下人，馬上把這臉盆連臉盆架都拿過來，往裡倒上一點溫水，讓老俠客洗洗手。這就是一種儀式，因為這就算金盆洗手啦，從今後棄絕綠林不乾啦。然後老俠洪勛來到了桌子前頭，伸手拿起一股香來點著了，插在香爐內，跪在那兒，這叫對天明誓：「今後不再使用虎頭墨鱗刀。」說完，磕完了頭，行完禮站起來。老俠石金聲連連的抱拳：「兄弟呀，全始全終可很不錯呀！可喜可賀，道喜道喜！我看這件事就是這樣吧。請眾位，咱們東西兩面分成回漢兩教，大傢伙兒隨意坐，馬上酒宴開始！」

酒宴上來了，冷葷熱素，大傢伙是開懷暢飲。石老俠跟洪勛挨著排地走了一個兒：「眾位多喝多喝，喜酒多喝！」讓一讓，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，老人家石金聲就把洪勛叫到大廳裡了。洪爺就要問，石爺一擺手：「賢弟，我跟你說點事。」「您說什麼事？」「愚兄我最近這十年來，收了個小徒弟兒，這孩子姓王，名叫王環。今天來了。」「在哪呢？哥哥！」石老俠一指：「你看，就那張桌。」啊！洪爺這麼一瞧王環道：「哥哥的朋友那就沒的說了！」「你想，孩子才十來多歲，哥我九十六啦，風燭殘年，有今天沒明天，桑榆晚景。如果哥一口氣上不來，在江湖路上什麼人給孩子撐點腰，壯點膽啊！趁著哥精力還夠，有兄弟你今天這大好的日子，我把這孩子叫過來，當著大傢伙兒，挨著桌的我給介紹介紹，借花獻佛，拿你的酒讓孩子給眾位斟斟酒。完了事以後，練趟功夫，讓大傢伙看看，印象深一些。又是愚兄我的弟子，我想在江湖路上請大傢伙關照著。你看好嗎？」金頭壽星洪勛聽了聽，說：「哥哥，這當然好！不過，哥哥，介紹介紹還可以，那又何必練功夫呢？眼前頭這些人都是武林同道，誰都會個三角毛四門斗的。您要讓孩子這麼一練，大家都喝了酒，借著酒興，你也要練，我也要練，大傢伙兒全都要練。哥哥，那兄弟我今天這壽誕之期，不就變成把式場了麼？哥哥，您別看大傢伙兒又說又笑的，多年的綠林生活，您知道誰跟誰有茬有節啊？萬一言語不合打起來，殺了人，流了血。哥，您說這怎麼辦？依我說，哥哥，介紹介紹，功夫就不用練了。知道是您的徒弟，您的親傳，這還有錯嘛！」石爺心說：那哪成啊！「不練練功夫，叫人家說這孩子自幼兒一出世，就仰仗著師門，將來在綠林道不好混哪！再又說回來了，有愚兄在這鎮著，誰敢？」石老俠說這話並不是放份兒：「我在這呆著，我徒弟練功夫，誰敢起來滋事生非，我拍死他！」「那麼既然如此，我就聽哥哥您的吧。我想哥哥怎麼著也不能給我洪勛瞎馬騎，不能讓我洪勛為難！我從小就認識哥哥。」「這個不假！嘿，嘿，沒錯，來吧！眾位鄉親們，賓朋們，綠林道的好友們！廚茶暫時停住。剛才我石金聲跟大家說了幾句話，綠林道認識我的不認識我的，提起我這小小的名來，還是捧我的場，助我的威。今天我兄弟封刀大壽好日子，我借著這個機會，跟大家的眼前頭討個歡喜說句話。我老了老了的，教了個小徒弟，這個孩子姓王，名叫王環。我給他起的外號叫小白猿。環兒，過來！」

王環的個頭是不太高，但是也比師父的個高。相反的，您瞧石爺挎著這口刀，也搭著它年頭也太多了，一點都不顯。王環挎著這口刀是顯著驚扭。

他使的是壓把翹肩厚背雁翎刀，這是削金折鐵刀，刀也寬也長。來到師父的跟前，石金聲面向眾人道：「眾位朋友，請看吧，就是這個孩子！我歲數太大了，風前之燭瓦上霜，有今天沒明日，萬一將來我一閉眼，請眾位在江湖綠林道借著我的老面子，關照關照我的孩子。我石某感恩不盡！現在我帶著孩子，咱們是挨著桌的介紹介紹。到了時候讓我孩子練趟功夫，讓眾位給指點指點，當然是練不好。啊，請眾位多包涵！」石老俠還真像那麼回事，介紹來介紹去，介紹到當中。兩面都是桌子，靠角路的西邊緊挨著有一張桌，是座西面東，到了跟前老俠捅王環，王環就注上意啦。老俠石金聲拉著孩子走到這張桌上道：「哈哈，眾位早來了。辛辛苦苦！我給我孩子指引指引。」

用手一指正面的黑大個：「孩子，你不認識，這位是三公子爺，弟兄三個排行在三叫墨粉蝶段世寶，這可是二爺的兒子少寨主。你們二位多親多近。」

黑粉蝶段世寶一抱拳，一撇嘴：「哦，你好你好！」王環規規矩矩地道：「以後求您多照應。」老頭又一指南邊衝北的這位：「這是大爺反手托天金頂後狻猊段國基大爺的長子，叫金粉蝶段世鈴。」一指北邊臉衝南的這位：「這是他的二公子銀粉蝶段世賢，他們是叔伯弟兄三個。記住啦！」王環躬身行禮。

然後一指北邊這位：「孩子你記住了，這是七星山的巡山寨主追風牡丹楊山。」

然後一指南邊臉衝北的這位：「這是二寨主望月牡丹董玉。」然後拿起酒壺來，斟斟酒，接茬再讓。一直讓到東邊，連海川這張桌都讓了。

這個時候，段氏三弟兄沒往心裡去。楊山、董玉這可是了不起有經驗有閱歷的賊呀！心說：「這石金聲帶著徒弟給大傢伙兒介紹，哪張桌都是潦潦草草，這是什麼地方，姓什麼叫什麼就完了。怎麼我們這張桌連位大爺、二爺的兒子都介紹得這麼清楚。可

能這裡頭有事吧？我得加點小心！」楊山一伸手把刀就抽出來了。連洪爺也納悶兒：怎麼讓我街坊七星山眾家寨主這裡，這麼仔細呀？洪爺可就再攔：「哥哥，都介紹完了趕緊吃飯吧，就不必讓孩子練了。」「不，還是讓孩子練趟功夫好！」轉身一作揖道：「眾位！這孩子我教了十幾年，不過能耐可還不成。尤其在眾位前輩的面前，更不敢說成。我教給孩子是一百二十八趟八卦萬勝金刀。環兒，你練一下，讓眾位看看，給你指點指點！」王環一伸手，一按刀柄，「嚓楞楞」，四尺二的刀苗子，把刀鞘交給了師父。老俠石金聲一伸手，把刀鞘就接過來了：「孩子，你可要好好練！」「是！師父您放心吧。洪叔叔，您給我瞧瞧。」洪爺就不樂意，你什麼時候來的，練那玩藝幹什麼？但是沒法攔。

王環順著台階下來了，倒提著刀，作了個羅圈揖：「眾位，人有失手，馬有亂蹄。我今年才二十歲，雖然說師父教的時候十分嚴厲，但是我用功不夠，功夫還不到家。眾位我要練錯了，您可不要見笑！啊，我現在開始就練了。」右手持刀，往下一矮身，「唰」一扇刀就一道立閃相仿，「野戰八方」

藏刀式，跟著往前一上步一變招，叫「刀走釣魚」，然後一招一式地練。開始練得慢，從南往北，一邊走一邊練，一邊走一邊練，越練越快，越練越快。

哎喲！大廳前這些位武林同道看得都直了眼了。刀光閃閃，步履沙沙，練來練去，就像一個大圓球一樣，霞光萬道，瑞彩千條，把王環罩在當中轉來轉去。練到四十幾手，王環可就距離七星山的幾位寨主爺的桌子，也不過一丈五六了。就看王環往前一劈刀，「叭」再變臉回來。就這麼一掉臉，這口刀從自己的左胳膊肘「唰」一反腳尖一點地，「噌」這一下就是楊山的身後。

其實楊山也衝東北看呢，冷森森的寶刀插著花蓋頂，對準楊山的腦瓜就下來了。楊山一伸手把刀拿起來，見王環冷森森的五金折鐵刀蓋下來，他只能是一反腕子，拿自己的刀刃接人家王環的刀。「嚓」壞了，楊山這口刀兩截了，擋不住王環折鐵刀往下走，正是楊山的腦瓜頂，「咔嚓！」跟切蘿蔔一樣，一切兩半，鮮血迸濺，「哇」這一下就亂了。王環一刀下去劈了追風牡丹楊山，一瞧血出來了。「嚓！」小英雄雄心陡起，就勢長腰往南蹦，寶刀交於左手，一伸右手就掏出一支鏢來。「唰」地一下，就這麼一坐腕子一抖手，「咔！」他這支鏢打的是董玉的哽嚥咽喉。董玉一瞧，忙往桌上一趴，鏢就打空了。雖說打空了，方向可就對著這段世寶來了，正是段世寶的哽嚥咽喉，「撲！」這一鏢就打上了，仰面倒下。

大廳前雖說都是綠林，可是突然間發生這麼一件事，一下就亂了營啦！

桌椅板凳亂倒亂飛，碟盤碗叮噹亂響，流了一地滾了一地。

金頭壽星洪助這麼一瞧，哎喲！「唰」地一下，老頭子臉色就變了，鬚髮皆張。看起來這件事情是定規好了上我這殺人來。我跟你多少年的弟兄，別人不攪我，你帶頭攪啦！一轉身飛身形進了大廳，剛起完誓封刀，這回這刀封不住了。伸手把虎頭墨鱗刀抄起來，刀鞘上的黃錢全都揪下來不用了，刀往自己肋下一佩。一按刀柄「嚓楞楞」一聲響，虎頭墨鱗刀亮出來，往前一趕步，「嘍！」把石爺的胸口給抓住了：「哥，嘿，您把我這場事攪了！

我跟你拼命啦！」石爺一笑：「嘿嘿，你犯什麼毛病？我告訴你，這孩子跟他們段家有仇！」「什麼仇？」「這孩子是我村的，他父親當年是太原縣班頭快手王能。訪案到七星山，無緣無故叫霹靂烈火眼狼狽段國柱帶著楊山、董玉把王能亂刀剁了，活不見人，死不見屍。這孩子五歲的時候，他母親帶著他要跳坑尋死，為這個我救了他。到八歲跟我練藝，十二年臥薪嚐膽，今天才算報了仇。雖然說董玉沒死，可段世寶跟楊山死啦。這是他正兒八經的仇人哪！」「噢，這董玉、段世寶是王環的仇人？」「對呀，這沒錯！你這麼大年紀還不知道嗎？父兄之仇不共戴天，得報啊！」「應當報。」「還是的，應當報，你還著急？」「什麼我著急呀，他跟誰有仇啊？」「七星山。」

「七星山在哪兒？」「七星山就在你這南邊。」「認得不認得？」「我，我當然認得。」「認得，你領著你徒弟上他們家報仇去。甯說幸倆，宰六個十個，我管不著啊！您怎麼跑我這宰人來了？！」「嘿嘿嘿，時逢恰巧。」「不成！我跟你老頭子玩命啦！你們家孩子有仇，不上仇人那去，跑我這殺人來了！我跟姓段的我們兩家，這也多少年的交情，幾十里地的街坊，你也知道。

段世寶可就這麼一個，這是段國柱的千頃地一根苗，你給宰啦！哥哥，我跟你完不了！」

張方可跟海川商量：「這事您得過去！他要問您姓什麼叫什麼，您絕對不提。您就說我是助拳的，石老哥所約，石老哥所請，你跟我石老哥這樣不行。您記住了沒有？」「我記住啦。」打包袱亮傢伙，海川一伸手把包袱皮往腰上一圍，紫母雞爪鴛鴦鉞往懷中一抱。張方一拔腰就上了八仙桌了，嚙裡叭喳一踩，好個爆羊肉爛扁豆，完全都給踩了。嚙裡叭喳一見響：「呔！大膽的洪助，你敢在你的家中招引人當場殺人。你還跑得了嘛？給我過去！」

海川墊步擰腰「噌」就過來了。這人群裡認識海川的多了，看來這裡頭有事。

海川來到跟前，紫母雞爪鴛鴦鉞「嚓楞」一擺：「姓洪的，撒手！」石金聲心裡頭說：洪助，你跟我怎麼都成，你拿刀宰我都成。你可別跟他動手，你別瞧這位是怯老桿，這位是太原府年欽差公館的隨行衛員伴差官。你只要跟他一動手，你就算拒捕欽差，到時候就得砍頭！洪爺這麼一瞧：怎麼還出來人了？」你是什麼人？到我這又吃又喝。你還要幫著我哥哥石金聲跟我打架？」「老寨主，你要問我姓什麼叫什麼，我不告訴你。我跟石老哥是朋友，我是他所約，他所請。打架不惱助拳的，你別走啦！」「哥哥？你連助拳的你都約來了。好好好！」洪助左手一晃面門，刀走纏頭，斜肩帶背就砍海川。

海川往下一矮身，縮頸藏頭躲，用右手鉞一點，左手鉞「麒麟吐珠」就到啦。

金頭壽星洪助的能耐差的遠哪，俠客跟俠客裡頭尺寸也差的大極了。海川好大的份啊！八八六十四式八法鉞施展開了，「唰唰唰」一加緊。海川想：反正方兒讓我聽他的，我就聽他的。那麼金頭壽星洪助人家是好人，我怎麼辦哪？咱們訪的是金牌，訪的是賊呀，我不能贏他。我贏了他，豈不把他一世英名付於流水？那我不贏他，我跟他打到什麼時候？一邊動手一邊看張方。

張方就明白了：「加緊！加緊！把洪老頭子累趴下！」洪助心說這還有參謀官呢？果然，海川「嚓楞楞」雙鉞這麼一加緊，「唰啦啦」變更門路，不亞如雨打梨花，三百八十四著盡命連環鉞招如泉湧，就把這洪爺圍上了。石老俠客在旁邊站著為難。王環驚不啣兒地跟張方、司馬良、夏九齡，他們小哥兒幾個跑到一塊兒去了。大傢伙兒才知道：這幾位呀白吃、白喝、白打架來了。段世鈴、段世賢、董玉瞧事不好，趕緊搭著死屍，帶著家人，離開採鳳山祥雲島。童海川招術一加緊，洪爺一會兒就趴下。果然，金頭壽星洪助有點噓噓作喘，鼻凹鬚角見汗。

海川正在招術加緊圍住老俠洪助的時候，猛然間有人說話：「哥哥，今天您的好日子怎麼會出現了殺人流血？！什麼人膽大，跟您動手？」洪助就勢趁這機會，縱身形跳出去。刀尖一拄地，張著嘴，「呼哧呼哧」直喘。海川分雙鉞，「大鵬展翅」一瞧：來了倆人，都三十多歲。前頭這個也是個圓乎臉，一臉的橫絲肉，後頭這個也差不離。過來行禮：「哥哥，我們來給您拜壽來啦！」這兩位全姓仇，是山西石嶺關的兩家寨主。頭裡這位是哥哥，飛天猩猩仇仁杰，後頭這位是兄弟，陸地猩猩仇仁義。仇仁杰、仇仁義過來行禮道：「哥哥，我們來晚了！」「賢弟，談不到早晚了。哥哥家裡頭被人家攪了！」「哥哥，您先沉住氣，不要緊！」伸手把刀就亮出來。飛身形來到了童林的跟前：「你是誰？我們也知道。想不到綠林道就任你腳踩，任你欺辱！金頭壽星洪助也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威振一方的俠客，你也不能容？飛天猩猩仇仁杰我要你的命！」左手一晃面門，刀就到了。海川心說：這小子，說出這麼難聽的話來！一看仇仁杰的刀到，往下一矮身，弓左步一繃，右手鉞一反腕子一壓，左手鉞的大鉞牙子跟刀似的，斜著照仇仁杰的太陽穴上，「嘯」，這大尖就刺進去了，微然一擰，「叭叭」，把額節骨就給崩開了，花紅腦子往外一流。仇仁杰「噉」的一聲，「咕嚕」，躺那就絕氣身死。打仗親兄弟，上陣父子兵。這陸地猩猩仇仁義一瞧他哥哥，大老遠的由晉北剛到太原府啊，這就完啦？」「呸！好小子！」就看他血貫瞳仁，目眦盡裂，要與海川拼命！

